

假花

今天没有下雨，她起床给花浇水
她浇得很仔细，生活太干燥了
时常梦见自己站在雨林
潮湿的大雨一直笼罩着她，惊醒之后
发现是记忆中的雷声

她和女儿都曾
抱着鲜红色的花束出嫁
然后面对一生的枯萎
偶尔她想起老房子后面
春天开满的黄色野花
她在院子里晒豆子，小狗睡在地上
这些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她住进这间狭小的房子
在养老院，睡眠越来越少
大部分时间她都活在过去
水从花盆底流出来，顺着桌子流下
像一场小型阵雨，她的手指穿过雨季
又空着收回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给假花浇水
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亲人
收起塑料瓶，把花盆往外推
漫长的一天开始了
她坐在窗前，等待
明天会有雨落下

李昀璐，1995年
生于云南楚雄，出版
有诗集《玫瑰星云》
《寻云者不遇》《你在
飞鱼座》。入选第39
届青春诗会，获徐志
摩诗歌奖



明天终将如期而至

五月的阳光刺眼，同含羞草叶锯般轻轻刮擦
路晨的视线。微风如琴手，将镜湖碧蓝的湖面拨出
一道道细褶。湖水中央，浮动着一片沙金般细闪的
光点，盯着看久了，这些光点像被注入了生命，争先
恐后地从湖面脱离，狠狠灼烫路晨的视网膜。

路晨侧过头，揉了揉眼睛。不远处的亭子里，
几个妇女正聚在一起聊天；近处的草坪上，歪歪斜
斜地躺着三四个睡觉的年轻男女。路晨的目光从
草坪再度转移到镜湖，湖水很蓝，那片光点依然闪耀，
但路晨的心却一点点沉坠下去——今天本是
个特殊的日子，可她注定要毫无波澜地度过这一
天，以及之后的每一天。

路晨苦笑了一下，口袋里突然传出一声震动。

“往回走，穿过亭子，去花园中央的喷泉，有
惊喜。”

信息来自一串陌生号码，但发送短信的人明
显知道路晨所在的位置。路晨熄掉手机屏，向四

处张望，试图寻找短信的发送者，却一无所获。
是谁发的信息？发信息的目的又是什么？路
晨的眉头蹙了起来。对此刻的她而言，面前有两
项选择：一是忽视短信的内容；二是顺着提示，找
到发送短信的人。镜湖的波光在路晨眼底粼粼跃
动，她的思绪随着碧蓝的湖水漫溯开来，直抵内心
深处的暗礁——在博拉育幼院生活的日子里，兰
茜嬷嬷手写的字条是一束束光。这些饱含爱与鼓
励的字条常常从床头、桌洞和笔盒里不经意冒出，
拂扫路晨心间的阴云。兰茜嬷嬷去世后，路晨再
也没有收到这种富有惊喜感的字条，生活被收束
成一条长河，有好几次，她都感觉自己已触及尽
头。看到陌生短信的那一刻，路晨的第一反应并
不是恶作剧，而是深深的诧异。她不敢相信，在这
个世界上，竟还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接近她。

“你是谁？”路晨一边往喷泉的方位走，一边打
字回复。



夏日静电



杨楚佳

她进入二甲医院的体检科时，被门把手电了一下。已经立夏了，空气中还总有静电，气象台说，是因为几十年一遇的干旱。气温逼近三十摄氏度，医院似乎没舍得开空调，只有彩色的水磨石地砖为室内降低了温度。这里相当热闹，多是和她一个年纪的人，驯顺地在前台排队领体检单。招聘的季节临近结束，他们大约都是上半年最后一批来入职体检的毕业生，这已经足够幸运。

这是开始工作前最后的假期。她不赶时间，像逛商场般在体检科的走廊间信步，血压、视力、心电图，挑选着先去哪个科室。每个科室门口都站了引导人员，多是五十岁左右女性，穿着护士服，配运动鞋。散步被打断了，引导人员们把亚克力板子端在胸前，如同千禧年超市货架前的营销员，在诊室前招揽她：“下一站去哪？”“测视力。”引导人员的态度颇为亲切愉悦，但根本不是在询问她的意见：“先来外科！”她以为这只是引导人员，但是“引导人员”竟然随她一起进入诊室，敞着门，双手塞进唯一的一双橡胶手套，开始触摸她的后颈，然后在体检单上写下“颈椎反弓”的判词，并像她遇到过的面试官一样向外招呼：“下一位进来！”狭小的诊室里，她只能给下一个进来的人让座，然后像流水线上的猪肉，挪腾到下一个加工点。在老家医院的体检，更像猪肉离开产地之前最后的食品安全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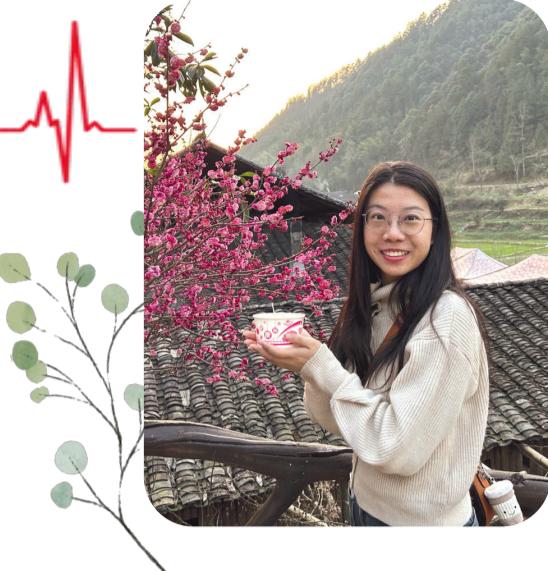
她在其他检查科室门口也是同样的遭遇。门口的引导人员、护士或医生看到人就逮，绝不让自己的科室空着。他们的工资是死的，但每天来体检的人数是无情的，尤其是在招聘季。所以，要赶紧摸完每个人的脖颈，用几秒确认每一根脊柱的曲度，他们才能准点下班。这是一项耗费体力却并没有什么难度的活计，他们在检查这个人的身体时，向门口张望，看看有几人在等，又有几个人刚好路过。他们左手指着刚进诊室的她，示意她坐下，同时挥着右手，安抚从门外往里面探头的人，让他们先去隔壁诊室，调度有序，手势繁忙如交警。

不论哪个诊室，门口都有人揽客，不为招揽更多的生意，只为让人们尽快向下一个项目流转，填上前一个人离开诊室的空缺，为下一个人腾出位置。运转起来，快点

运转起来，她测视力时甚至只测了一只眼，医生就在体检单上写下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度数。她躺在床上检查内脏，医生一边看仪器一边指挥：“来，下一个人把衣服脱好。”超声检查的诊室配置比较高级，有隔帘，椅子也比其他诊室多一两张。

但不管哪个科室，使用的设备都和本世纪初的医院差不多。仪器上写着平假名日文，表面的白色塑料已经变成暗黄色，灰色橡胶按钮上的字也不清晰了。医生的办公桌是刷了土黄色油漆的老式木桌，边角处油漆剥落，露出木纹。医生从并不流畅的抽屉里拿出搪瓷方盘，里面是酒精棉，这座医院修建好的那个年代，甚至还没开始流行不锈钢。台灯也不甚明亮，和她儿时的扩眼灯一个款式。测量血压的医生满头白发，对手动血压计的操作相当熟练，这样的仪器，在这位医生的青春时代就开始使用了。

整座城市都是如此，在十多年前的兴建后，这里的时间已经停止前进，坐拥着全省末位的GDP和常住人口。哪怕是市中心最有人气的商场，建筑外的白色长条墙砖也已挂满雨水的痕迹，灰色钢条满是灰尘，招牌仍是过时的楷体金字。商场旁边是只有两层的办公楼，二楼窗户用的仍是钴蓝色玻璃。但是，医生在检查间隙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的最新款苹果手机还是告诉她：距离承载着未来梦想的千禧年，已经又过了二十多年，人们所期待的明天，就在此刻。身下的床单已经浆得发硬，二甲医院的名字以红墨印在床单上，她仰面躺下测心电图时，只有天花板还露出看不出年代的纯白。她发现医生暂停了检查，



扭过身子探看，心电图的吸盘从她身上掉了下来，医生斥道：“躺好！”

她的明天不在这里。拿到这份体检报告，她就会被编入超一线城市的时间，或者说，这里已经被编入那样无情的时间了。但是，明明是这里生产了她。在她十岁生日的那天，市中心新建的商场开张，几何棱角分明的建筑外形，尚未染上刮痕的钢条，在正午的日日照下闪着金边。她在放学后前往附近的办公楼二楼写作业，等待着晚上回家过生日，日光变成了蓝色。她没有想回到那样的日子，但是想到所要前往的地方，就感到害怕。快要失去弹力的止血带扎紧了她的手臂，她要从采血窗口的金属栏杆间收回手，但是里面有一只手紧紧握住了她，然后止血带被松开，在皮肤上弹出脆响，软管变成了红色。

体检单上已经没有待检的项目，但上面写了一个“不合格”，她的矫正视力只有4.6。她又不是要去当兵。公司不会因为一个人看不清几米之外的东西而拒绝录用，但总有更完美的选择。在招聘季结束时失去录用机会，是大不了。她坐在体检中心排队的椅子上，在手机上搜索对策。一位护士过来招呼她：“还有什么没查的？现在不用排队。”她说，都查完了。“完了就可以走了。”她坐在椅子上不走，对方愣了一下，又说：“你是不是查出来什么问题了？”“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她问。

护士接过她的体检清单，突然甩得纸片在空气中震响：“电得疼死了！”她揉了揉手指，看向视力检查那一项，然后把她领到视力检查室，拿起桌上老旧的圆珠笔，下笔前反复斟酌，嘴上却闲不下来跟她聊天：“你早说是入职体检啊！我们不会为难大家的，年轻人身体一般没什么问题。要真有问题，这种常规体检也查不出来。”护士最终将4.6描成了4.8，这就够用了。

“这样行了吧！”护士说，“还好你没去民营体检机构，有什么问题，给你一条条写得详细得不得了！人家才不给你改呢。”下一个体检的人进来了，护士立刻撇下话题，问另一个人：“你不是入职体检吧？来，挡住眼睛！”

她拿着体检单回去了，能感觉到自己很健康。明天应该就可以用它换到录用通知书了。明天，是一种当它到来时就消失的时间，于是人们开始怀念它，却也无法克服期待它。下楼时，新安装的三菱电梯里播放着裸眼3D效果的矿泉水广告，手机音乐软件上推出复古未来主义封面的流行乐专辑，七十年代末流行的合成器模仿着心电监护仪的声音，就像她还没有走出这座体检中心。

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干旱仍未结束，正午的十字路口和深夜一样安静，阳光照在马路中央，人们开始了午休。



主题词写作——

还有明天

章雨恬

章雨恬，1999年生于浙江温州，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作品见于《江南》《长江文艺》《小说选刊》等报
刊，入选第五届“城市文学”排行榜。曾获新概念作
文大赛一等奖、逸仙文学奖，入选浙江省“新荷计划”
人才库



口气。

座舱继续升高，天空逐渐取代了建筑物的边缘角角。忽然，路晨的呼吸窒住了，她在密闭的座舱内感受到了风流动的气息——丝丝缕缕的风，不断吹拂她两侧的刘海，像人在耳边温柔吐息。日光夕照，座舱玻璃外的世界被深浅不一的粉紫包裹，层层云彩铺排在天边，像等待神祇降临的万千天兵。

所有的喧嚣隐匿，世界在瞬间安静。

路晨的目光缓缓下移，游乐园的全貌展现在她眼前，大大小小的建筑平铺开来，像颜色鲜妍的糖块。游乐园附近，镜湖如一块蓝色玛瑙静栖在草树之间，有人在绕湖散步，有人在湖边跳广场舞，还有人正在遛狗。就在下午，路晨还觉得自己不可能融入人群，孤独或将永远陪伴自己，但此时此刻，她心中忽地生出了几分犹疑。路晨的手贴着玻璃舱门抚摸过，或许这一天过后，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发生改变。

“生日快乐，路晨。”

过往近二十年，路晨从未告诉别人她的生日，但从黎迦那里收到这份祝福，路晨并不觉得意外。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

路晨不记得在哪部作品中看过这段文字，此时此刻这句话像神谕般浮于她的脑海。路晨不再纠结黎迦的身份，她心中已有一个大胆的答案。

“谢谢你，黎迦。”

谢谢你，路晨。

座舱的门被从外打开，路晨望着那个狭小的出口，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风一般的力量。

*引自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叫黎迦。”一个陌生的名字跃入视线。
“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信息？”

“等下你就知道了。”

黎迦没有正面回答，但路晨的好奇心已被挑起，她穿过亭子，沿着小径，直直走向花园中心的喷泉。阳光之下，喷泉的水丝幻化为绵绵不绝的香雾，从女神像飘逸的裙摆下溢出，溅至底部的天使群像。路晨清楚地记得，博拉育幼院的后花园也有一座天使喷泉，那座喷泉未经修缮，终年无水，已然残破。无聊时，她喜欢上那儿去，观察喷泉底座姿态各异却神色统一的天使像。每当她伸手抚摸天使像嘴角的笑弧，同时也会感觉到大理石特有的凉意。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甜美和冰冷能够共存于一物。

“找到女神右手边的天使像，天使手中有惊喜。”路晨怔愣之际，手机再次传出震动。路晨走到短信所指的那尊天使像边上，发现天使手中攒着一张金纸。路晨取出金纸，展开，是一张门票。

“镜湖游乐园欢迎您，凭此票可以体验园内任何项目。”路晨刚阅读完门票上的说明，便收到黎迦发来的游乐园定位。

“你在游乐园吗？”路晨问道。

“来吧。”黎迦回复。

路晨顺着导航提示，朝游乐园走去。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不排斥黎迦的短信。

“我到游乐园了，你在哪？”

“旋转木马。”

路晨攥紧手机，走向旋转木马所在的区域，搜寻了一圈，并未发现任何疑似黎迦的人。

“我到了，你在哪？”

“枣红色木马。”信息发来的瞬间，一匹枣红色

木马随着渐熄的乐声停到路晨身边。路晨看了眼

手机，又看了眼木马，最终还是选择骑上马背。欢快的歌声明起，木马立刻上下耸动起来。路晨感觉自己像是漂流在大海之上，身体被一波又一波海浪抬高又放空。暖风轻扫过路晨的脸颊，路晨想起学生时代写的作文，里头提到如果来游乐园玩耍，第一个体验的项目必须得是旋转木马。“木马在旋转，好像幸福一直在我身边循环。”老师给这句话画了波浪线，也给作文打了高分。那篇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呢？好像是叫《我的愿望》。

从木马上下来，黎迦仍然没有露面，只是发来信息说见面地点改至“云霄飞车”。等路晨坐完云霄飞车，黎迦又说见面地点改至“海盗船”。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我的事？我要立刻见到你。”如果说前两个地点都是巧合的话，看到第三个地点“海盗船”时，路晨实在无法再自我欺骗下去。黎迦罗列的几个项目点，完全是按照路晨作文中写的游乐园游览顺序展开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一个地点应该是……

“摩天轮。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了。摩天轮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会出现。”

路晨深吸了一口气，此时此刻，她已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一步步地挪到摩天轮的入口，在检票员的帮助下坐进红色座舱。摩天轮慢慢转动，路晨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她觉得自己好像疯了，明明座舱中只有她一个人，但她却无端期盼着另一个人突然出现。

“你在哪里？”座舱慢慢升高，距离地面越来越远，路晨打字的手指开始颤抖。

“我一直在你身边。”

看到这条消息时，路晨的眼睛倏地瞪大，她向四处张望，嘴角随即旋出一丝苦涩的笑。所有的期盼在瞬间化为泡沫，路晨靠在座椅上，长叹了一声。